

元宵节,原本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日子,而那天来访的一位客人却给我带来一个沉甸甸的现实问题。客人是我早年带出的研究生,在青岛一所相当过得去的大学教日语,早已是副教授了,也当过日语系主任。她告诉我,她那里的日语系停招两年了。还说同在青岛的另一所大学也停招了。类似情况我也时有耳闻,但发生在自己身边,尤其发生在自家弟子身上,到底有些意外,心里分外不是滋味。作为当事人,真可能好比正吃得津津有味的一盘海鲜水饺忽一下子给人端倒了。

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无疑是AI。这位不幸的弟子举例介绍说:“如果把林老师您的讲稿、声音和头像‘喂’给AI产品,生成的PPT数字人简直跟自己本人一模一样!这是讲课、课件,再用AI搞翻译呢,也比绝大多数学生都译得好。当然,文学翻译还不理想——文学韵味不出来,诗意不出来,因为AI没有感情,没有审美感动。”

数字人,活活冒出个数字人!世界上居然会出现跟你们眼前这个林老师一模一样的另一个林老师、赧品林老师、AI数字林老师!岂不活活成了《西游记》真假美猴王、真假孙悟空的现实版!魔幻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西游记》还有如来佛祖最后出来主持公道,让假孙悟空现回原形。而当下谁来主持公道?也难怪,既然AI翻译比专业毕业生、MTI硕士做得好,还招生干嘛?不招生了还要老师干嘛?何况还有数字人后备军……

## 数字人的“我”和自然人的我

林少华

于是我开始想象由无数个数字人林老师在无数个讲座会场或大教室的投影仪上、视频上眉飞色舞唇舌舌的场景,心里半是惶恐半是担忧,同时又觉得有几分滑稽。我问来访弟子:假如我想脱稿来个幽默,比如讲孤独时我忽然灵机一动,像以往那样扔开讲稿信口开河,说人世间最孤独,莫过于一个老男人在来贵校讲演前一天的深更半夜里独自对着镜子咩咩咩咩咩咩头发,当时会场顿时哄然大笑,甚至有女生笑出了眼泪——数字人林老师会有这样的表现吗?对曰,那不可能,数字人不可能脱稿,你“喂”什么,TA吐什么。这意味着AI至少给我留下两条活路:教学方面,AI数字人不能在现场气氛感染下来个即兴发挥;翻译方面,AI译不出文学韵味译不出诗意。

应该说,即兴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诗意。思接千载,心骛八极,庶几不假思索,随机生发,脱口而出。非诗意而何!当然不是要每个人都当诗人。不错,倘若一个诗人也没有,那无疑是一个社会的寂寞,而若人人都是诗人,人人成了“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太白,成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工部,成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贾岛,那个世界怕也要乱套了。至少谁来烧菜煮饭刷锅洗碗,谁来清洗马桶或清理浴

缸活塞?机器人不可能如此自动自觉无微不至。数字人只能在PPT上巧言令色口若悬河。所以,你可以不必是诗人,但不可以不懂诗意。

那么如何才能懂诗意进而获取诗意呢?说简单也简单,而且基本不用花钱。无他,文学阅读,纸质文学深度阅读。在算法推荐无尽下拉,我们的注意力被无尽操控的AI时代,相对封闭的纸质文学书,就成为诗意获取的核心来源,成为我们避免被AI算法绑架的精神庇护所和心灵小木屋。依作家麦家的说法,要在算法的洪流中为人类保留一块“不被侵扰的精神自留地”。他为此建议每人每天给自己安排“无屏阅读”时间,还建议有关部门,在校园、在社区设立“离线思考角”,让人与人、人与书在最纯粹的状态下相遇,重拾深度思考能力,重拾能孕育伟大的孤独。请允许我顺势补充他可能忘说了一句:重拾诗意,诗意情怀!不妨说,此乃AI时代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人之为人”的根本。

这也意味着,AI时代的到来不会将文科教育和人文精神推向没落的荒原。相反,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激活人类对人文精神的深度求索,促使我们返回人文思考的原点,从而为AI发展圈定边界和指明方向,让AI为人类的整体幸福和美好愿景服务。不是吗?

AI,是用于高危施工的定向爆破,还是用于消灭异己的“定点清除”,这无疑取决于人文精神的有无或高下,而人文精神当然来自文科教育。

我外甥女玲玲要结婚了,我和妻子作为玲玲的娘家人要去外甥女婿张亮的家乡喝喜酒。玲玲和张亮从南京开车到泰州,接着从上海坐高铁到泰州的我们,一起前往泰州所辖的泰兴农村。

进入泰兴,我指着路旁指示牌上的“根思”说:“这原是个人名。”

“是的,”张亮说,“杨根思,他是泰兴人。”玲玲对张亮说:“你上次看电影《长津湖》时,就说这个人是泰兴的。”

这是个提起抗美援朝无法绕过的特级战斗英雄。在长津湖畔的小高岭战斗中,他率领一个排打退敌人8次进攻,只剩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与四十多名美军同归于尽。

我严肃地说:“我有一个杨根思的本子。”“啊?”“杨根思亲笔签名的本子。”众人更惊异了。

一天内与张亮的亲友们把两顿喜宴变成杯盘狼藉。张亮的父亲讲泰兴话,母亲讲青岛话,我尽管不能完全听懂也不住地学着说:“对着呢,对着呢。”在返回上海的高铁上,我用手机搜索有关杨根思的资料。发现就在几天前的4月22日,有三个“杨根思中队”踏上杨根思曾经走过的鸭绿江断桥。三群少年,分别来自泰兴市根思实验学校、丹东市毛岸英学校和许昌市“杨根思连”驻地的杨根思小学。

今天一早我找来那个英雄的本子。杨根思是1950年牺牲的,他把那个本子送给我父亲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而父亲将这本子转赠给我是在1969年,在我辗转迁徙57年后的今日,它还在。在暗绿色硬封面上有“袖珍手册”四个字,下面的小字是“北京人民印刷厂合作社製”。掀开扉页,可见长方形朱印为“献给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 赠”。根据这个可以推断,这本子原是属于东北军区战斗英雄杨根思的,而我父亲是南京军区文化部的。入朝部队首先来自东北军区。我父亲可能是采访战斗英雄时获赠这个杨根思的签名本。

下一页是毛主席像。再下一页是毛主席的《清平乐》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燕”。再下一页是“中国各省名称表”,可以看到与如今不同的各省名称,松江、九江、嫩江、辽北、安东、热河、察哈尔、绥远等。

这个表的左下角便是杨根思的签名。杨根思的字并不出众,却引人深思:为何这样一个似乎平凡的人能惊天动地?

1969年我16岁,从上海去遥远的中甸边境当农民,得到这个父亲题了诗的杨根思本子。父亲也是16岁离家去当新四军的,送我这个本子时因“右派问题”还未恢复党籍,却是对党忠心不变。他的诗句中满是口号式的时代印迹,却仍能感受到精神力量。诗曰:送你一本格子簿,撇过百页只字无。既无歌谱又无图,三字姓名封里注。三字好似钢铁铸,根思叔叔亲笔书。南征北战敌胆战,金光闪闪耀千古。谁说此簿没有画,三字赛过五彩图。火光冲天英雄立,美伪抱头无逃处。黄草岭上火光亮,照耀孩子征途。千山万水等闲过,紧跟英雄革命路。谁说此书无歌谱,三字奏出最美歌。长津湖畔一声吼,山呼海应云水怒。英雄吼声震耳鼓,鼓舞我儿去落户……父字 1969.10.6

父亲故去多年,但老母犹在,98岁,我还经常领着她唱她80年前在文工团唱的《翻身道情》《张老三》《白毛女》。

4月23日,在沈阳举行了杨根思遗骨迎回仪式。三个“杨根思中队”以杨根思说过的话同发誓言: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这就是精神力量,随着遗骨、本子留下来的。

## 杨根思的本子

周锐



## 扑萤记

孔强新

我年少时,初夏时节的夜晚,在上海市区公园的池塘边,时常能见到萤火虫。近郊小河旁、湿地边,蛙声一片中,萤火虫更是成群结队。曾记得初一那年,学校组织我们去学农,地点在闵行马桥乡间,晚上沪闵路上车辆稀少,人迹罕至,周围的田野黑黝黝一片,只有农舍稀稀落落亮着灯光。吃好晚饭,我闲来无事,独自在村道上溜达,一天走得远些,只见靠近沪闵路的池塘上像落下繁星,闪闪烁烁一大片。我趋近池塘,伸手扑抓,哈!一只萤火虫在我手里蠕动着,黑暗中它的尾部一亮一亮的,我一愣神,它倏忽飞走了,融入灿灿的水面上。

说来你可能不信,我也曾有囊萤照帐的经历。暑假,我去海门外婆家度夏。在宅院前首百米处有一条长长的河沟,水色幽幽,野蔓丛生,白天有人下去摸鱼捉蟹,夜晚邻居小伙伴拿着三刺钉枪去打田鸡,我好奇地跟去看热闹,发现苇丛中飞翔着许多萤火虫,突发奇想,将萤火虫放进蚊帐里,黑暗里像点着灯,一定很好玩,便拿着蒲扇,扑打着萤火虫。掉落泥地上草丛里的萤火虫,只要腹部亮着黄绿色荧光,很容易捕捉。我把装在空火柴



世界的重屏 (中国画) 徐累

## 母亲的花香

韩明飞

母亲自养的花品种就多了,阳台俨然是小小花世界,蟹爪兰、石竹、石蜡、秋海棠、碰瓷香、太阳花、仙人掌、仙人球、仙人掌等。去看望父母亲,总喜欢坐在阳台上,赏花看叶,喧喧日照,同父母拉拉家常。母亲也喜欢同我唠叨她的花。要是母亲认为稀奇的花开了,还特地打电话叫我去看。一天,接到母亲电话,她说那盆仙人掌开花了。我说,我空了来看。她说,你要来看呀,五颜六色的,好看噢。原来,她将不同品种的仙人掌栽在一只盆里,球面刺座上次第吐出大大小小的花儿,粉的红的黄的。母亲说,仙人掌开花不为奇,不同品种一起开花不多见的。

认识令箭荷花是母亲教的,此花属仙人掌科,扁平的茎附生在木支架上,除了觉得其外表奇特外,未见其好。可当几朵大似睡莲的花儿从支架间探出身来,真的惊艳。花瓣分两层,底层大红,上层洋红,光彩夺目。我凑近花朵嗅嗅说,好看,香味也好闻。母亲在身后自豪地说,这两天好几个朋友来看了。

昙花开放时间仅持续几小时,母亲怕我错过看花佳时,就估摸开花日期,提前提醒我。一个夜晚昙花开了,父母亲特意将花盆搬到餐厅兼客厅的中央,叫我去喝母亲看花。我到时,四朵已盛开,张力感极强的花瓣儿莹白如玉,还有两朵半娇羞。同父亲对饮,看着它俩慢慢绽放。我喝得醉意几分,不由想起李白的诗:“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六朵开齐了,我拍了张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引来一拨点赞评论。我一一读给父母听,他俩笑得像老小孩。昙花后半夜就会玉暗香沉,这份美意和这顿夜酒却常留心间。

父母一年年见老,我也白发满头,可花儿们用母亲的话说年年开不败,成了夕照下慢生活里父子情、母子情的加长版,也是我心中不老的爱母。

在植物园工作生活了几十年,旁人或许觉得这日子枯燥乏味,而我恰恰相反,草木的生存智慧,以及它们赠予我的哲学启迪,一辈子也领悟不尽。

刚刚过去的一五一长假,园子里的珙桐正值花期。满树洁白的苞片舒展开来,风一吹,宛若一群白鸽扑棱着翅膀。那天我恰好经过,听见一个小姑娘仰头喊:“妈妈快看,树上长出来这么多鸽子。”我笑着走过去,朝她竖起大拇指:“你的观察力太棒啦!这种树,大名珙桐,小名叫鸽子树,曾经跟恐龙做过邻居呢。”小姑娘开心得不得了,和鸽子树合拍了许多照片。

时光倒退一千万年,地球历史上,新生代第三纪生物和谐相处,画面祥和。古老的珙桐,就是这个时期最繁荣最茂盛的被子植物。噩梦,伴随第四纪冰川滚滚而来,遍布全球的珙桐,在地球三分之一的大陆被冰雪覆盖后相继消失。人们一度认为珙桐和恐龙一样,也从地球上灭绝了。幸运的是,我国中部及西南多崇山峻岭,复杂的地形,成

为众多古老生物的天然避难所。珙桐幸存下来,成为珍贵的“植物活化石”,一部站着生长的地球史书。

所以,当有人问我植物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时,我会说:这是一座活着的、会呼吸的博物馆。

博物馆里的青铜器不生长,化石不呼吸。植物园却不一样,这里的每一株草木,都是活的展品。春天抽芽,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冬天落叶,一年四季都有着不同的面孔。近十年,我像个痴情的寻宝人,专门去寻那些活过了百岁的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秦岭。这座横亘中国的苍茫山脉,本身就是一座古树的博物馆。

我拜访过秦岭红豆杉王,仰视过老子手植的那株银杏。王维吟咏过的桑树依然枝繁叶茂;《诗经》里的栎树,树皮的沟壑间,仿佛仍然流淌着“隔有六驳”的古韵……这些静默的智者,用一

圈圈年轮书写着最深邃的时间哲学,向我诉说永恒的生命智慧。

让消失的生命重新回到人间,是这座博物馆最动人的使命。

我非常清楚珍稀濒危植物“陕西羽叶报春”是如何回归的。这种小草,有一段令人感慨的身世。1904年,一位德国植物学家在秦岭采到它的标本,带回柏林。后来二战爆发,唯一的标本毁于战火。此后一百多年,再没人见过它。学界一度认定,它已经彻底灭绝了,只活在古籍图谱里。

直到2015年,我的同事张莹在秦岭深处的一条小山沟里,重新发现了它。他激动不已,这种心情,就像考古学家挖出一件消失了百年的国宝。国宝可以安卧在柜子里,但植物不行,得让它活下来。于是引种、育苗,一点一点摸索它的脾性,张莹折腾了好几年,它才终于肯在园子里开花、结籽。

如今每年春天,粉嫩的小花,都会

从羽毛状的绿叶中央探出头来,娇羞又坚定。从濒危到重新回归自己的原产地,这个过程,比任何收藏都珍贵。

“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这是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在我看来,植物园也是一座桥,连接山野与城市,也沟通草木与人心。有人来这里散步,初衷不过是随便走走,临别时却已懂得:一种树曾挺过冰川期的严寒,某种草有过失而复得的传奇。知识的种子,就这样悄悄落进心田,发芽,开花。

如今的旅游,不是手机拍几张照片便可了事。或许,深度游的真意,就是在花草前停下脚步,欣赏叶与花瓣的鬼斧神工,追问草木的来处,回味它在心中唤醒的美好——故乡、童年,抑或某位亲人。这座会呼吸的、有生命的博物馆里,一树一花,皆是故事。

## 十日谈

博物馆日遇见旅游日

责编:殷健灵

风从滬上吹过,三千年不息,拂去洛阳铲上的尘土,也填充着好奇与想象。

